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与审计费用

李世刚, 周 庆

(江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以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的多个继承人治理情境为切入点,选取 2004—2023 年中国 A 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家族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表明,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产生的继承人冲突显著提高了家族企业的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上述影响主要通过加剧企业经营风险、提高审计师感知风险以及增加审计资源投入等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显示,当家族企业业务复杂程度越高、家族企业位于法治化水平更高的地区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更深时,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提高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存在会提高审计费用,但审计质量却显著下降,表明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导致的审计费用增长更多源于风险溢价与审计成本,而非审计服务质量的实质性提升,而代际传承后,继承人间的冲突缓和,监督协同效应增强,原多继承人对审计费用产生抑制作用。

[关键词]家族企业;多个继承人;继承人冲突;审计费用;审计质量;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6)03-0067-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包括家族企业在内的中国民营经济空前繁荣,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22 年的研究报告显示^①,中国家族企业占规模企业数量近 50%,在民营上市企业中占比过半。作为我国上市民营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担任重要角色,为经济发展和缓解就业压力做出了重要贡献^[1]。受传统家族文化理念影响,家族企业创始人普遍怀有基业长青的发展愿景,但“富不过三代”的传承困境始终是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出于保留家族控制权、防止职业经理人介入损害企业利益等考量,创始人通常指定家族成员为企业继承人,以长期发展目标为导向推进代际传承。然而,相比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代际传承过程中,由于权力分配和利益协调问题,往往面临内部冲突等复杂挑战^[2]。当代际传承前存在多个继承人时,虽然其对控制权的良性竞争可能产生监督效应,形成权力制衡机制^[3],并且继承人差异化的知识结构和经验背景有助于激发企业组合创新^[4],为企业发展注入动力,但继承人对控制权的争夺也可能引发家族内部信任危机与矛盾激化,进而加剧企业经营风险^[5]。以近期备受关注的食品饮料龙头企业娃哈哈集团为例,在创始人宗庆后 2024 年 2 月离世后,其女宗馥莉虽于 2024 年 8 月底正式接任集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但很快面临同为继承人的同父异母弟妹发起的巨额遗产诉讼,涉及家族资产分割与企业股权归属争议,企业控制权稳定性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在我国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持续优化其发展环境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企业经营与治理风险的影响,对于保障家族企业自身稳健传承乃至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 2020 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联合监管若干措施》及《关于加强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自律监管的意见》等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相继实施,标志着审计行业进入了更加严格的监管阶段,显著提升了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风险^[6]。依据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审计师需深入评估被审计单位的公司治理状况及其重大错报风险。当识别到可能导致审计失败的风险因素时,审计机构通常会通过风险溢价机制补偿潜在损失,形成审计风险向审计收费的传导关系^[7]。当前,中国家族企业正处于代际

[收稿日期]2025-07-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462021;71962012)

[作者简介]李世刚(1982—),男,河南信阳人,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资本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研究,E-mail:shigangli001@163.com;周庆(2002—),女,四川遂宁人,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资本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研究。

^①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基业长青:中国家族企业的东方智慧与长青之道[R/OL]. 2022.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22/the-eastern-way-of-evergreen-for-chinese-family-businesses>.

传承高峰期,实践中有较多家族企业存在两名及以上的潜在继承人,对企业经营及内部治理结构造成较大影响,是审计师评估企业治理风险时的一个重要且可观测的信号,构成影响审计定价的关键因素。从积极效应上看,多个继承人的权力制衡机制能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审计师感知的风险水平较低,最终可能导致审计费用下调。从消极效应上看,家族企业中多个继承人对控制权的争夺可能引发内部治理冲突问题,导致企业经营风险上升,审计师感知的风险提高,审计资源投入增多,进而提高审计费用。这种家族企业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作用效应不仅需要理论分析,还需要经验证据的检验。此外,与以往外部资本进入或职业经理人介入导致的家族企业控制权争夺研究不同^[8-9],代际传承前,家族企业控制权格局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多个潜在继承人的互动关系将对企业战略连贯性与经营效率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同时,该过程处于企业治理模式与家族内部关系调整的敏感期,其风险作用路径区别于一般的股权争夺或经理人代理问题。然而现有文献未能揭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作用效应,也未提供关于其具体影响机制的微观解释。

基于上述背景和理论检验需要,本文以2004—2023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相比以往文献,本文的研究贡献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拓展了家族企业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家族企业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家族化管理与家族控制^[10]、代际传承^[11]、多个大股东合谋^[12]、国际化经营^[13]、聘用职业经理人^[14]等视角展开,本文则聚焦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这一特殊治理情境,揭示了其通过影响企业内部治理进而作用于审计费用的路径,为家族企业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补充。第二,提供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经济后果的增量文献。现有对家族企业多个继承人的研究主要关注兄弟姐妹这一关系类型的互动模式对家族企业经营的直接影响^[15-16],本文将研究视角延伸至审计领域,创新性地从企业经营风险、审计师风险感知、审计资源投入等角度分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多个继承人治理效应的研究。第三,为正确认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政策启示。一方面,本文有利于深化政府监管部门对家族企业内部继承人治理问题的理解,从而帮助其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以引导家族企业可持续性发展;另一方面,本文有利于提升家族企业对多个继承人这一特殊传承情境的关注,促使其提早规划传承安排,减轻家族内部冲突,为顺利完成传承、实现家业长青的目标做好准备。

二、文献回顾

(一)家族企业多个继承人经济后果文献回顾

现有对家族企业多个继承人的研究多集中于兄弟姐妹这一关系类型,探讨其互动模式对企业治理和经营的影响,但学界对此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一方面,多个继承人共治可能引发控制权争夺,加剧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在家族权力转移期间,兄弟姐妹间对领导权的竞争往往趋于激烈,部分继承人因对自身获得企业控制权的预估概率过度乐观,可能采取先发优势策略争夺控制权,进而引发与其他兄弟姐妹的冲突,激化内部矛盾^[17],由于家族继承期的不确定性较高,兄弟姐妹共同管理可能会阻碍外部融资并增加资金成本^[15]。基于韩国家族企业的研究表明,与无子或仅有一子的家族控股财阀公司相比,拥有两个及以上儿子的财阀公司在继承前阶段具有更高的现金流波动性,并购活动更频繁,并且企业的运营效率显著降低^[5]。另一方面,多个继承人也可能构建互补性治理优势。兄弟姐妹之间的良性竞争有助于激励其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在家族企业中,共同管理企业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密切联系可形成有效的相互监督和约束机制,减少滥用特权和利益的可能性,从而提高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16],并且互惠利他、情感依赖与目标一致性的家族内部关系能够有效缓解代理问题^[18]。此外,在实践中,由多个继承人组成继任团队,平等共享领导权的模式已经逐渐常见,多继承人作为一个继任团队共同领导企业经营能够通过能力互补、相互肯定与共同的创业精神实现协同治理,为企业稳定传承提供保障^[19]。

(二)家族企业审计费用影响因素文献回顾

在对家族企业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现有文献主要从家族企业管理特征、家族股东行为、具体经营决策及代际传承等方面展开。在家族控制与管理模式上,研究表明家族企业中家族高管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存在高度一致性,家族化管理能抑制企业的第一类代理冲突,从而影响审计师的风险决策行为,具体表现为审计费用的降低^[10],但同时,家族控制可能加剧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冲突,进而推高审计费用,由于

家族企业中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突出,家族企业中多个大股东的互动可能会偏离监督制衡并转向合谋操纵,加大审计师获取真实财务信息的难度^[12],然而,当控股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时,出于维护家族长期声誉的目的,会主动减少家族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减少关联交易中的内部侵占与提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来降低审计风险,最终实现审计费用的下降^[20]。从具体经营决策来看,家族企业二代涉入有助于加强家族控制权,进而推动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21],但家族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时会面临较强的环境复杂性,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导致审计师提升企业风险评估等级并提高审计费用^[22]。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会加剧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导致企业代理成本与审计风险增加,审计师需要投入更多审计资源,从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14]。在代际传承方面,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会对组织原有的秩序造成较大冲击,导致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增加,审计师为补偿潜在风险会收取更高审计费用^[11]。

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家族企业多个继承人及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然而,家族企业多个继承人的研究主要关注其互动模式对企业治理与经营效率的影响,且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并进一步作用于审计费用尚待深入探讨。而有关家族企业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家族企业治理特征、控股股东行为以及企业经营活动等维度展开,并未关注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潜在影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存在可能通过改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经营效率间接影响审计费用,但少有文献关注到这一点。基于此,本文以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为切入点,探究其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不仅从多个继承人视角补充了家族企业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也为优化家族企业传承期内部治理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常涉及多个继承人并存的治理情境,对审计费用产生复杂影响。一方面,继承人间的良性竞争可能通过相互监督和制衡改善公司治理水平^[22],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形成对审计费用的抑制效应。另一方面,继承人间的战略分歧与控制权争夺等往往会加剧企业经营风险与代理问题^[18],并通过增加审计业务的难度促使审计师投入更多审计资源以应对治理结构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审计费用。下文将分别从提高效应和抑制效应两个视角揭示多个继承人在经营风险、审计师风险感知、审计投入三个层面对审计费用的影响逻辑。

(一)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提高效应

从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产生的经营风险来看,多个继承人往往通过破坏内部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外部资源获取、控制权争夺分散经营精力等途径加剧企业经营风险,从而提高审计费用。具体而言,在内部资源配置上,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通常同属于一个家庭网络,在紧密的家庭日常互动中容易因私人领域边界模糊而引发人际冲突,破坏家族内部信任与凝聚力^[23],继承人若因人际关系冲突陷入对立立场,将难以形成对于战略决策的共识,导致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影响企业整体运营的稳定性。在外部资源获取上,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需要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获取关键资源以维持生存与发展,而多个继承人冲突导致的战略分歧会向资本市场传递负面信号,引发债权人与投资者对企业治理稳定性的担忧,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难度增加,进一步加剧经营风险。在经营精力分配上,同辈共治情境下,多个继承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和竞争动机易使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企业权力和财富的争夺上,忽视了家族企业的日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继承人之间的社会身份及家庭身份认同等隐性比较也可能诱发冲突,损耗企业资源,降低经营效率^[18]。此外,在中日韩文化背景下,嫡长子因家业继承预期往往获得更多关注与支持,而其他子女面临资源劣势,这种资源差异易破坏家族内部的公平感知,激化继承权与领导权争夺,导致代际传承前公司内斗升级^[22],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加,为弥补成本与风险溢价,审计师将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从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产生的审计师风险感知来看,多个继承人治理情境加剧代理风险,增加审计师的风险感知水平,从而提高审计费用。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股权高度集中,在经营过程中不仅强调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更强调对家族控制权、社会声誉等非经济目标的维护,家族会通过掌握高比例股权强化控制权,并在战略决策中优先考虑短期利益维护与控制权稳固^[24]。在此治理结构下,控股股东可能牺牲小股东利益来获取更多的公司利益^[12],通过资金占用转移或超额在职消费等方式侵占公司利益,满足私人需求。基于共同的家族身份认同以及维护家族控制权集体利益的目的,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

利用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优势,强化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倾向。这类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审计师的风险感知水平,审计师在识别到相关代理风险后,会通过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来补偿潜在的检查风险与诉讼成本。

从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产生的审计资源投入来看,多个继承人显著提升了审计业务的复杂性,促使审计师投入更多审计资源,从而提高审计收费。具体而言,在多个继承人情境下,关联方交易识别难度加大,家族内部大股东之间的互动很可能会偏离监督制衡并走向合谋^[12],继承人可能利用其联合股权优势实施更为隐蔽的关联方交易,实现家族利益输送。审计师需通过扩大审计程序来识别潜在舞弊,投入额外精力识别未披露关联方,核查交易定价公允性,从而导致更高的审计成本^[25]。另外,缺乏单一权威领导者将导致协调与监督成本上升^[26],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共同参与决策易引发治理流程冗长、权责不清等问题,审计师需对控制设计的合理性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更详尽的评估。此外,由潜在继承纠纷引发的资产冻结、股权分割等不确定性事项增加了企业持续经营风险,审计师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将进一步增加审计证据的获取成本,延长审计周期^[27]。

(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抑制效应

从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产生的经营风险来看,已有研究表明,家族所有权配置于多个家族成员可降低个体承担的风险份额,提高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28],具体而言,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治理结构意味着家族财富和企业控制权不会过度集中于单一个体,从而降低因单个继承人决策失误、能力不足或道德风险而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的可能性。当多个家族所有者并存时,每个家族所有者都能够对家族决策产生影响,形成权力制衡机制^[29],为了获得其他继承人的支持或避免被指责,重大决策往往需要更多的讨论和共识,这种集体决策过程虽然可能牺牲一些效率,但能增加决策审慎性,减少盲目冒险行为,从而降低短期经营风险。同时,代际传承前继承人对于控制权的竞争会产生监督效应,有效遏制控制权私人收益^[3],促使继承人关注彼此行为,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对审计费用产生抑制效应。

从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产生的审计师风险感知来看,以往研究发现家族成员参与公司管理能够有效缓解代理问题^[30],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之间形成的相互监督和制衡机制,特别是对于具有相对平等地位和竞争关系的兄弟姐妹而言^[22],能极大降低单个继承人为私利系统性操纵财务报表的可能性,因为其舞弊行为更易被其他知情且有监督动机的继承人发现并阻止。在治理制度建设上,具有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建立正式的家族治理制度^[31],当家族企业内部拥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时,能有效牵制代际传承过程中的利他行为,促使其均衡考量各方利益,更好地应对权力变更期间的不确定性,这种权力制衡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审计师的风险感知,进而降低审计收费。

从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产生的审计师资源投入来看,由于感知的审计风险降低,审计师投入的审计资源相应减少,从而降低审计费用。在风险评估阶段,多个继承人良性竞争带来的公司治理水平优化效应降低了企业的风险评估等级,审计师可以适当简化测试程序,不需要投入过多额外资源来进行极端谨慎的核查。在内部控制方面,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治理情境产生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效应^[29]构成了一种有效的非正式控制机制,审计师虽然仍需执行必要的内控测试,但此类内部监督的存在降低了关键控制点失效的风险,审计师可减少对内控测试的过度投入。此外,审计师可以与不同的继承人沟通以交叉验证信息,相比面对单一控制人的信息垄断更为高效,减少了沟通障碍导致的额外时间投入,降低了审计成本,最终对审计费用产生抑制效应。

上述分析表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可能对审计费用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导致内部治理冲突加剧,产生目标战略分歧,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风险与审计师感知的风险,审计师投入的资源增加,最终导致审计费用提升。另一方面,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存在也可能通过权力制衡降低经营风险,并通过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削弱审计师风险感知,进而提高审计效率,减少资源投入,最终降低审计费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立假设 H_{1a} 和 H_{1b} 。

H_{1a} :限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存在会显著提高审计收费水平。

H_{1b} :限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存在会显著降低审计收费水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4—2023 年中国 A 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其中,家族企业的界定标准为实际控制人是一

个自然人或某个以血缘、姻缘为联结的家族；该自然人或家族直接或间接是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至少两个家族成员在该上市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持股或任职。继承人定义为已经进入家族企业工作的企业潜在接班人^[32]。参照 Xu 等^[33]的方法，本文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定义为继承人进入家族企业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或其他董事等核心管理岗位。为排除代际传承本身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本文筛选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前的观测样本，在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 2562 个企业年度有效观测值。此外，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 和 99% 分位进行了 Winsorize 缩尾处理。家族企业继承人信息来自 CNRDS，其他财务信息、公司治理数据、审计信息等来自 CSMAR。

(二) 模型及变量说明

为检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借鉴鲍树琛等^[11]，牛瑞阳等^[12]以及李香花等^[13]的做法，本文构建模型(1)进行检验：

$$\ln fee_{i,t} = \alpha_0 + \alpha_1 Conflict_{i,t} + \alpha_2 Size_{i,t} + \alpha_3 Lev_{i,t} + \alpha_4 Roa_{i,t} + \alpha_5 Growth_{i,t} + \alpha_6 Rec_{i,t} + \alpha_7 Inv_{i,t} + \alpha_8 Cf_{i,t} + \alpha_9 Ppe_{i,t} + \alpha_{10} Top1_{i,t} + \alpha_{11} Sep_{i,t} + \alpha_{12} Inde_{i,t} + \alpha_{13} Board_{i,t} + \alpha_{14} Opinion_{i,t} + \alpha_{15} Big4_{i,t} + \sum Firm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1)$$

被解释变量 $\ln fee$ 为审计费用变量，采用两种指标衡量，分别为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审计费用总额的自然对数 ($\ln fee$) 和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审计费用总额的自然对数 ($\ln fee_adj$)，同时使用审计费用占资产总额的比例 ($Feea$) 及异常审计费用 ($Abfee$) 作为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解释变量 $Conflict_dummy$ 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是否存在多个继承人的变量，若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存在多个继承人，即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继承人，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同时使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的继承人数量 ($Conflict_number$) 作为替代指标。

在控制变量方面，借鉴已有研究^[11-13]的做法，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以下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1) 公司特征变量，包括企业的资产规模 ($Size$)、资产负债率 (Lev)、盈利能力 (Roa)、销售收入增长率 ($Growth$)、应收账款占比 (Rec)、存货占比 (Inv)、经营性现金流 (Cf)、固定资产占比 (Ppe)；(2) 公司治理变量，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 ($Top1$)、两权分离度 (Sep)、独立董事占比 ($Inde$)、董事会规模 ($Board$)；(3) 审计特征变量，包括审计意见 ($Opinion$)、四大审计 ($Big4$)。此外，本文还在回归中设置了公司、年份的虚拟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留存备索。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审计费用	$\ln fee$	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审计费用总额的自然对数
		$\ln fee_adj$	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审计费用总额/(1 + 以 2004 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率) 并取自然对数
		$Feea$	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审计费用总额/总资产 × 100%
		$Abfee$	上市公司异常审计费用
核心解释变量	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	$Conflict_dummy$	当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存在多个继承人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Conflict_number$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继承人数量
控制变量	资产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盈利能力	Roa	净利润/总资产
	销售收入增长率	$Growth$	(当年营业收入 - 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占比	Rec	应收账款期末净额/总资产
	存货占比	Inv	存货期末净额/总资产
	经营性现金流	Cf	经营活动现金流/总资产
	固定资产占比	Ppe	固定资产/总资产
	第一大股东持股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股本数量 × 100%
	两权分离度	Sep	实际控制人拥有的所有权比例/控制权比例
	独立董事占比	$Inde$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 100%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
	审计意见	$Opinion$	若被审计单位上年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意见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四大审计	$Big4$	四大审计为 1，否则为 0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与审计费用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列示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与审计费用的基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

人(*Conflict_dumy*)与审计费用(*lnfee*、*lnfee_adj*)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并存会导致继承人冲突,并通过加剧经营风险、增加审计师风险感知及促使审计师增加审计投入等路径提高审计费用,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存在显著提高了审计师的审计收费水平,假设 H_{1a} 获得经验证据的支持。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参考刘笑霞^[34]和许亚湖^[35]的做法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替换,此外,还依次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剔除会计师事务所变更观测值、公司-年度 Two-way Cluster 调整、控制会计师事务所固定效应、PSM 倾向得分匹配及工具变量法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检验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三) 作用机制检验

1. 作用机制一:加剧经营风险

根据前文分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易因人际冲突导致战略决策分歧,破坏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并向资本市场传递治理不稳定的负面信号,导致债权人与外部投资者产生疑虑,削弱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增加经营不确定性。同时,继承人之间的控制权争夺将分散经营精力,加剧企业经营风险,最终导致审计费用提高。因此,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会加剧企业经营风险,进而提高审计费用。为检验上述机制是否成立,本文参考安世强和张金昌^[36]的研究方法,选取 t 到 $t+2$ 年总资产收益率(*Roa*)的标准差衡量家族企业经营风险

(*Risk*),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盈利波动性越高,经营风险越大。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发现,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Conflict_dumy*)与经营风险(*Risk*)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存在多个继承人的家族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进而提高了审计费用。

2. 作用机制二:增加感知的审计风险水平

控股家族为巩固控制权与维护家族整体利益,可能采取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加剧第二类代理问题。在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之间为维护家族集体利益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超额在职消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方式进行利益输送,进而提升了审计师的审计风险感知水平,在识别到代理风险后,审计师会通过提高审计费用来补偿潜在的检查风险与执业责任。因此,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存在可能加剧代理问题,促使审计师提高风险感知,最终导致审计费用提高。为检验上述机制,本文参考戴德明等^[37]的研究方法,从代理风险视角衡量审计师风险感知,并使用超额在职消费(*Unperks*)和资金占用水平(*Otherac*)测度代理风险。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Conflict_dumy*)与超额在职消费(*Unperks*)及资金占用水平(*Otherac*)的回归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代际传承前存在多个继承人的家族企业面临较高的代理风险,审计师感知的风险水平提高,进而导致审计费用增加。

3. 作用机制三:增加审计资源投入

当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存在多个继承人时,一方面,多个继承人可能联合实施更为隐蔽的关联方交易,审计

表2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与审计费用基准回归结果

	(1)	(2)		(1)	(2)
	<i>lnfee</i>	<i>lnfee_adj</i>	<i>Top1</i>	0.000	0.000
<i>Conflict_dumy</i>	0.183 *** (2.841)	0.167 *** (2.650)		(0.157)	(0.278)
<i>Size</i>	0.289 *** (11.332)	0.292 *** (11.510)	<i>Sep</i>	-0.117 (-1.006)	-0.122 (-1.060)
<i>Lev</i>	0.111 (1.604)	0.112 (1.620)	<i>Inde</i>	0.001 (0.283)	0.001 (0.373)
<i>Roa</i>	-0.295 ** (-2.193)	-0.294 ** (-2.183)	<i>Board</i>	0.046 (0.495)	0.049 (0.521)
<i>Growth</i>	0.014 (1.317)	0.014 (1.326)	<i>Opinion</i>	0.158 *** (3.503)	0.157 *** (3.485)
<i>Rec</i>	-0.001 (-0.007)	0.000 (0.000)	<i>Big4</i>	0.081 (0.630)	0.069 (0.564)
<i>Inv</i>	0.153 (1.291)	0.143 (1.212)	<i>cons</i>	7.174 *** (11.974)	6.812 *** (11.413)
<i>Cf</i>	0.209 ** (2.455)	0.199 ** (2.380)	<i>Firm</i>	控制	控制
<i>Ppe</i>	-0.038 (-0.311)	-0.027 (-0.223)	<i>Year</i>	控制	控制
			<i>N</i>	2514	2514
			<i>R²_adj</i>	0.879	0.863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3 作用机制一:加剧企业经营风险

	(1)	(2)	(3)	(4)	(5)
	<i>Risk</i>	<i>lnfee</i>	<i>lnfee</i>	<i>lnfee_adj</i>	<i>lnfee_adj</i>
<i>Conflict_dumy</i>	0.028 ** (2.074)		0.168 *** (2.691)		0.153 ** (2.488)
<i>Risk</i>		0.571 *** (3.078)	0.569 *** (3.066)	0.570 *** (3.070)	0.568 *** (3.059)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Firm</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2508	2508	2508	2508	2508
<i>R²_adj</i>	0.518	0.880	0.880	0.864	0.864

师需扩大审计程序以识别未披露的关联方关系、核查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这将直接增加审计成本。另一方面,多个继承人参与决策易导致内部控制效率下降,审计师需对控制环境与业务流程进行更深入的评估,进一步增加审计投入。由潜在继承纠纷引发的股权争议或资产冻结等事项也可能动摇企业的持续经营假设,审计师需为此获取更多审计证据。因此,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存在会加剧审计复杂性,促使审计师增加资源投入。为检验上述机制是否成立,本文参考郑明晖等^[38]的研究方法,采用年末至次年审计报告日间隔天数的自然对数(*Delay*)作为审计投入的代理变量,间隔天数越大表明审计工作耗时越长、资源投入越多。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Conflict_dumy*)与审计投入(*Delay*)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存在会显著延长审计工作时间,进而提高审计费用。

(四)异质性分析

1. 业务复杂程度、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与审计费用

我国审计市场的早期实证研究表明,经济业务复杂程度是影响审计收费的关键因素,被审计单位的业务复杂程度越高,其业务流程与内部控制系统越复杂,审计工作难度越大,从而导致人工成本上升,最终促使审计收费增加^[39]。因此,本文预期企业业务复杂程度能够增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为检验上述关系,本文以经过行业平均数调整后的企业控股子公司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Seg*)衡量业务复杂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经营业务的复杂程度越高。回归结果如表6列(1)和列(2)所示。可以发现,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Conflict_dumy*)与业务复杂程度变量的交乘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业务复杂程度更高的企业中,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2. 地区法治化水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与审计费用

审计风险受地区法治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完善的法律环境会直接增加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使得事务所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趋向一致,从而有效抑制审计师的道德风险行为^[40]。当审计师感知到更高的诉讼风险时,会通过成本补偿策略和风险溢价机制调整审计收费,最终导致审计费用的提高。因此,本文预期在法治化水平更高的地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更可能导致审计费用的提升。本文以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Law*)衡量地区法治化水平,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回归结果如表6列(3)和列(4)所示,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Conflict_dumy*)与地区法治化水平变量的交乘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当企业所在地区法治化水平更高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提升效应更强。

3. 儒家文化、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与审计费用

受儒家文化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影响,企业在选择审计服务时会更重视审计机构的行业专长与市场

表4 作用机制二:增加感知的审计风险水平

	Panel A:超额在职消费				
	(1)	(2)	(3)	(4)	(5)
	<i>Unperks</i>	<i>lnfee</i>	<i>lnfee</i>	<i>lnfee_adj</i>	<i>lnfee_adj</i>
<i>Conflict_dumy</i>	0.122 ** (2.025)		0.149 ** (2.328)		0.134 ** (2.131)
<i>Unperks</i>		2.641 * (1.850)	2.571 * (1.785)	2.649 * (1.869)	2.586 * (1.808)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Firm</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514	2514	2514	2514	2514
R ² _adj	0.236	0.879	0.879	0.863	0.863
	Panel B:资金占用水平				
	(6)	(7)	(8)	(9)	(10)
	<i>Otherac</i>	<i>lnfee</i>	<i>lnfee</i>	<i>lnfee_adj</i>	<i>lnfee_adj</i>
<i>Conflict_dumy</i>	6.667 ** (2.033)		0.148 ** (2.312)		0.133 ** (2.115)
<i>Otherac</i>		0.048 ** (1.973)	0.047 * (1.919)	0.049 ** (2.041)	0.048 ** (1.991)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Firm</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512	2512	2512	2512	2512
R ² _adj	0.239	0.879	0.879	0.862	0.862

表5 作用机制三:增加审计投入

	(1)	(2)	(3)	(4)	(5)
	<i>Delay</i>	<i>lnfee</i>	<i>lnfee</i>	<i>lnfee_adj</i>	<i>lnfee_adj</i>
<i>Conflict_dumy</i>	0.026 *** (2.787)		0.181 ** (2.317)		0.166 ** (2.046)
<i>Delay</i>		0.009 ** (2.389)	0.009 ** (2.319)	0.010 ** (2.439)	0.010 ** (2.366)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Firm</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505	2505	2505	2505	2505
R ² _adj	0.357	0.879	0.879	0.863	0.863

声誉,而拥有较高声誉和市场实力的会计师事务所通常会制定更高的审计定价,因此,儒家文化驱动下的机构选择偏好可能直接导致审计费用上升。另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企业往往愿意为更高质量的审计支付合理溢价。因此,本文预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深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增加效应更显著。本文使用上市公司注册地半径 100 公里范围内存在的孔庙数量作为儒家文化影响程度的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回归结果如表 6 列(5)、列(6)所示,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Conflict_dumy*)与儒家文化变量的交乘项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儒家文化影响更深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更会导致审计费用的增加。

(五)进一步分析

1.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

当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存在多个继承人时,内部治理冲突会加剧经营与代理风险。为掩盖控制权争夺对财务信息的影响,企业倾向于支付审计费用溢价以获取更清洁的审计意见,但高审计费用并未带来审计质量的同步提升。同时,家族化管理导致控制权和管理权均掌握在控股家族手中,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等的有效监督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审计师可能因担心失去客户而降低程序严格性,导致独立性受损,进一步降低审计质量。为检验这一影响,本文选取由修正 Jones 模型估计的可操纵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当年是否发生错报的虚拟变量(*Misstate*)衡量审计质量。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传承前多个继承人(*Conflict_dumy*)与审计质量(*DA*、*Misstate*)至少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表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存在虽然会通过成本补偿和风险溢价导致审计费用增加,但审计质量并未提升,反而因粉饰动机增强和审计独立性受损而下降。

2.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后原多个继承人与审计费用

代际传承后,控制权归属尘埃落

定,不确定性消除,降低了因控制权争夺带来的审计风险溢价需求。根据本文的数据统计分析,代际传承后原继承人往往继续共同参与治理,强化了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同时,传承人更注重维护长期声誉和财务合规性,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财务与经营风险。上述因素共同作用,降低了审计师感知的审计风险水平,导致审计费用下降。为检验这一影响,本文以传承前后的家族企业为样本,构建传承前后两年、一年及两者之和的审计费用差额变量($\Delta \ln fee$ 、 $\Delta \ln fee_adj$),以分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后审计费用的动态变化。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各列均至少在

表 6 异质性分析

	业务复杂程度		地区法治化水平		儒家文化	
	(1)	(2)	(3)	(4)	(5)	(6)
	<i>lnfee</i>	<i>lnfee_adj</i>	<i>lnfee</i>	<i>lnfee_adj</i>	<i>lnfee</i>	<i>lnfee_adj</i>
<i>Conflict_dumy</i>	0.286*** (3.325)	0.272*** (3.165)	0.202* (1.874)	0.190* (1.762)	0.210** (2.081)	0.171* (1.842)
<i>Seg</i>	0.000** (2.158)	0.000** (2.211)				
<i>Seg × Conflict_dumy</i>	0.003*** (2.749)	0.003*** (3.015)				
<i>Law</i>			-0.005 (-0.518)	-0.004 (-0.444)		
<i>Law × Conflict_dumy</i>			0.022** (2.305)	0.023** (2.340)		
<i>Confu_100</i>					0.001 (0.190)	0.001 (0.179)
<i>Confu_100 × Conflict_dumy</i>					0.022* (1.845)	0.020* (1.779)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Firm</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514	2514	2514	2514	2514	2514
R ² _adj	0.877	0.861	0.877	0.860	0.878	0.859

表 7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

	(1)	(2)
	<i>DA</i>	<i>Misstate</i>
<i>Conflict_dumy</i>	0.168*** (6.618)	0.348* (1.782)
<i>lnfee</i>	-0.003 (-0.211)	0.042 (0.188)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i>Firm</i>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N	2514	2476
R ² _adj/R ² _pseudo	0.108	0.108

表 8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后原多个继承人与审计费用

	(1)	(2)	(3)	(4)	(5)	(6)
	$\Delta \ln fee_L$	$\Delta \ln fee_adj_L$	$\Delta \ln fee_S$	$\Delta \ln fee_adj_S$	$\Delta \ln fee_T$	$\Delta \ln fee_adj_T$
<i>Conflict_dumy</i>	-0.281** (-2.430)	-0.278** (-2.440)	-0.124* (-1.794)	-0.126* (-1.830)	-0.387** (-2.086)	-0.382** (-2.104)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Firm</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610	1610	1975	1975	1577	1577
R ² _adj	0.271	0.268	0.118	0.118	0.320	0.270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代际传承后家族企业存在的原多个继承人会发挥监督制衡的协同治理效应,显著降低审计收费。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4—2023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表明,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存在显著提高了家族企业的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通过加剧企业经营风险、增加审计师感知的风险以及增加审计投入等渠道显著提高企业的审计费用。异质性检验显示,在代际传承前阶段,当家族企业业务复杂程度较高、位于法治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及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较深时,多个继承人对企业审计费用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存在会显著降低审计质量,而在代际传承后,控制权归属确定,继承人冲突缓和,协同治理效应增强,原多继承人格局会显著降低审计费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与管理建议:第一,家族企业需高度重视多个继承人带来的继承冲突问题,可考虑建立单一继承人制度。本文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会导致内部治理冲突,进而加剧企业的经营风险与代理问题,使审计师感知到更高的审计风险,促使其投入更多审计资源。因此,家族企业应高度重视多个继承人带来的继承冲突问题,在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建立透明规范的继承人选拔和培养机制,尽早制定清晰的传承计划,明确继承人评估标准和职责分配,避免因权力分配不均而引发治理冲突。更为重要的是,符合条件的家族企业可以考虑建立单一的继承人制度,从根源上抑制因控制权分散引发的经营风险和代理问题,有效避免多个继承人因继承权争夺而导致的决策低效与治理内耗。第二,关注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优化多个继承人下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文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的多个继承人引发的内部治理冲突会通过增加企业经营风险进而导致审计费用上升,且当企业业务复杂程度较高时,家族企业多个继承人对审计费用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家族企业应关注多个继承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并优化治理结构。具体而言,企业应聚焦核心业务领域,减少多继承人因业务跨度大、复杂程度高导致的决策精力分散问题,降低协调成本,提升执行效率。对于需要保留的复杂业务,可以考虑将其拆分为各个模块,为每个模块指定单一继承人负责治理,明确职责边界。通过清晰的模块权责划分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避免因业务交叉模糊而导致额外的审计投入。第三,审计师在进行重大错报风险评估时应充分关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前多个继承人的影响,并进行充分的风险应对。本文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多个继承人导致企业代理问题加剧,审计师感知的风险水平提升,最终导致更高的审计费用。因此,审计师在对家族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时应重点关注多个继承人的影响。在评估家族企业重大错报风险时,审计师应考虑多个继承人结构对治理稳定性与代理问题的影响,通过分析股权结构、决策机制及历史治理冲突等识别权力配置风险。在风险应对中,需针对多个继承人的治理情境增加相应审计程序,如强化关联交易和子公司治理结构审计等,并与治理层充分沟通相关风险,追踪整改情况,优化审计资源配置,提升审计质量。

参考文献:

- [1] 李新春,贺小刚,邹立凯. 家族企业研究:理论进展与未来展望[J]. 管理世界,2020(11):207-229.
- [2] 黎文靖,彭远怀. 家族权利束锁定与家族企业创新——基于结构性工具控股家族企业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24(9):204-222+243.
- [3] Jiang F X, Cai W J, Wang X.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8, 50(6): 66-83.
- [4] 蔡庆丰,陈熠辉,吴杰. 家族企业二代的成长经历影响并购行为吗——基于我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发现[J]. 南开管理评论,2019(1):139-150.
- [5] Lee J, Shin H, Yun H. Family feud: Succession tournaments and risk-taking in family firms[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3, 52(3): 324-353.
- [6] 冯琳馨. 从严问责监管格局与审计项目签字安排[J]. 审计研究,2025(1):92-105.
- [7] Simunic D.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0, 18(1): 161-190.
- [8] 常丽,陈诗亚. 家族企业创始人的专用性资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控制权争夺视角的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2015(4):23-28.
- [9] 陈家田,周婉婉. 家族企业异质性与CEO薪酬的影响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24(3):146-155.
- [10] 王爱国,刘洋,陈家贤. 家族化管理与审计师风险决策[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5):47-56.
- [11] 鲍树琛,许永斌,李敏鑫. 家族传承对审计收费的影响[J]. 审计研究,2020(5):105-112.
- [12] 牛瑞阳,陈琳,李瑞涛,等. 多个大股东与审计定价——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研究[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6):57-73.

- [13]李香花,谢妍,姜佳良. 家族企业国际化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3(6):21-30.
- [14]朱荣,李霞.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代理成本效应与声誉效应的双重检验[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4):38-46.
- [15]Xu N H,Song D W,Xie R R, et al. Sibling co-management and cost of capit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24,89:102690.
- [16]Fan J P H, Yu X. Do founding families downgrade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roles of intra-family enforcement[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22, 73:102190.
- [17]Mismeti M,Del Bosco B,Bettinelli C, et al. The anatomy of family business conflict[J]. 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Strategy. 2025,16(2):100660.
- [18]徐世豪,贺小刚,陈元. 兄弟姐妹共治缓解还是加剧家族企业代理问题? [J]. 经济管理,2022(7):101-120.
- [19]Cisneros L,Deschamps B,Chirita G M, et al. Successful family firm succession:Transferring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to a shared-leadership team of siblings [J]. 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Strategy. 2022,13(3):100467.
- [20]Jiang F X,Pei M Q,Cai Y Q, et al. Pricing family leadership:Evidence from audit fees[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5,90:102657.
- [21]林川,赵艳秋. 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3(4):32-41.
- [22]许年行,谢蓉蓉,吴世农. 中国式家族企业管理:治理模式、领导模式与公司绩效[J]. 经济研究,2019(12):165-181.
- [23]Straus M A,Gelles R J,Steinmetz S K. Behind closed doors: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family(2nd ed.) [M]. London:Routledge,2017.
- [24]窦军生,黄阳,游夏蕾. 儒家文化中的创新因子——来自中国家族企业的证据[J]. 经济管理,2024(10):47-65.
- [25]黄世忠,叶钦华,陈雪颖. 隐性关联关系与审计费用——基于供应链工商大数据的研究[J]. 审计研究,2024(2):73-86.
- [26]刘白璐,吕长江. 中国家族企业家族所有权配置效应研究[J]. 经济研究,2016(11):140-152.
- [27]王洋洋,谢一群,张蕊. 高管团队不稳定性与审计风险防范——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2022(4):65-77.
- [28]严若森,李浩,陈静. 多个家族所有者并存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J]. 软科学,2023(1):117-123.
- [29]Goel S,He X,Karri R. Family Involvement in a hierarchical culture:Effect of dispersion of family ownership control and family member tenure on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ese family owned firms[J]. 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Strategy,2011,2(4):199-206.
- [30]Burkart M,Panunzi F,Shleifer A.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Finance,2003,58(5):2167-2201.
- [31]李新春,马骏,何轩,等. 家族治理的现代转型:家族涉入与治理制度的共生演进[J]. 南开管理评论,2018(2):160-171.
- [32]傅颖,方汉青,薄秋实,等. 家族企业公司创业:海归继承人的影响效应[J]. 南开管理评论,2021(6):129-141.
- [33]Xu N,Yuan Q,Jiang X, et al. Founder's political connections,second generation involvement,and family fir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5,33(3):243-259.
- [34]刘笑霞,李明辉,刘行. 税收激进度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基于非线性关系视角[J]. 管理评论,2022(4):265-278.
- [35]许亚湖. 租金性异常审计费用影响审计质量吗? [J]. 会计研究,2018(5):90-96.
- [36]安世强,张金昌. 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效应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4(3):44-53.
- [37]戴德明,薛雨佳,毛聚,等. 模糊并表影响审计收费吗[J]. 会计研究,2024(6):135-147.
- [38]郑明晖,金溢宇,刘运国. 企业成本结构影响审计定价吗? [J]. 审计研究,2023(5):83-94.
- [39]方红星,陈娇娇,于巧叶. 内部控制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4):21-29.
- [40]刘明辉,汪玉兰,李井林. 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6):26-36.

[责任编辑:刘 茜]

Audit Fees in Family Firms with Multiple Heirs Prior to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LI Shigang, ZHOU Qing

(School of Account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multiple heirs on audit fees in family firms before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using a sample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family firms from 2004 to 2023.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conflicts among multiple heirs prior to success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audit fees.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this effect operates through three primary channels: exacerbating operational risks, elevating auditors' perceived risks, and increasing audit resources alloc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multiple heirs on audit fees is more pronounced when family firms exhibit higher business complexity, operate in regions with stronger legal frameworks, or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e.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while the presence of multiple heirs raises audit fees, it concurrently reduces audit quality. This suggests that the fee increase stems primarily from risk premiums and audit efforts rather than enhanced audit service quality. Post-succession, however, conflicts among heirs diminish, supervisory synergy strengthens, and the original multi-heir structure exerts a suppressive effect on audit fees.

Key Words: family firm; multiple heirs; heir conflicts; audit fees; audit quality; corporate governance